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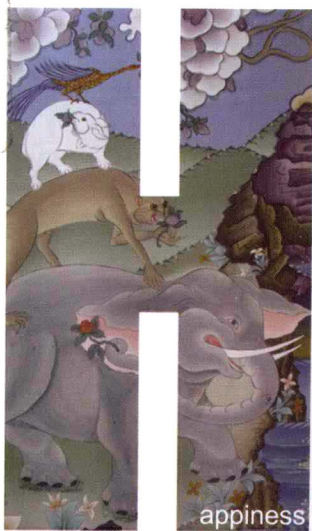
用什么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国民幸福大约是：顺利地出生、幸福地生活、安详地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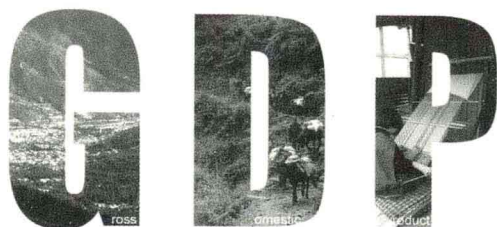
国民幸福

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

沈颢
[不丹]卡玛·尤拉◎主编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一个高GDP的人比一个低GDP的人优越，但是，他的生活一定更好吗？GDP在这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学者和“刺儿头”们对其非议颇多，但是这些希望将GDP请下神坛的人都没有回答，到底何种指标能够最适当地替代或者改进GDP。揭示人类发展的本质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这就是GNH的意义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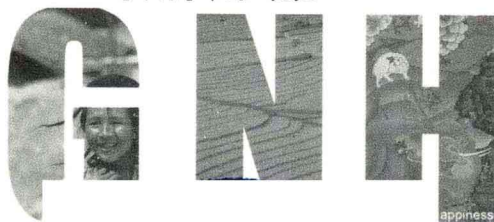




国民幸福

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

沈颢
[不丹]卡玛·尤拉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民幸福：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 / 沈颢, (不丹) 卡玛·尤拉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301-18509-4

I. 国… II. ①沈… ②卡… III. 幸福—研究 IV. 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014235 号

书 名：国民幸福——一个国家发展的指标体系

著作责任者：沈 颢 [不丹]卡玛·尤拉 主编

责任编辑：秦 雯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8509-4 / F·271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8289350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tbcbooks@vip.163.com

印 刷 者：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2 印张 125 千字

201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2009年10月。不丹虎穴寺。经过三个多小时徒步，才能到达这座莲花生大师的福地。一路上可以看到一些修行者的小屋，这些小屋离虎穴寺只有一段可望而不可即的距离，中间由一个瀑布飞流的山谷隔开，令人想起修行者与觉悟者之间的差距。

在下山的路上，问起我们的导游，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志愿者，刚才在寺庙里许了什么愿，他一路微笑不语但有些紧张，因为刚才问卜的时候他问了三次才过关。快到山下时候，他才释然，主动地说：“现在可以说了，我刚才许的愿是可以安全地下山。”

这让我们有点错愕，就像体验了禅宗里的一个案例一样，一个顿悟的偈语。似乎这个阳光里的年轻人天生就能大彻大悟。

喜娉林酒店是不丹最好的酒店，采用当地建筑风格，酒店相当朴实，但又高贵不凡。在酒店的四楼有一个庙，在最好的套房里也有一个微型佛堂，精致的造型，

原始的矿石颜料描绘，令人亲近。大堂中殿有四层高，侧栏用唐卡装饰，在传统的技艺中加上了一点当代风格，层层叠加，直至殿顶。酒店所有的走廊与餐厅的墙壁，挂着大幅纺织绣品，这种工艺来自古代不丹，几百年来风格从未变过，它们被固定在一个框架上，宛如抽象名作，据说不丹最好的绣娘都来自东中部一个偏僻的区域，每年全国的纺织绣品比赛冠军都来自那里，优秀的绣娘身价不菲。在酒店的商品部有不丹最好的绣品出售，美轮美奂。

我们住的酒店在帕罗山谷北端，十月份，是稻子成熟的季节，帕罗山谷平原一片金黄，有小朋友在田埂上进行长跑比赛。流经山谷的帕罗河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河流，它从森林雪山上流出，露一下脸，又流入另一片森林，有一种忧伤而神秘的气质。

不丹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小国，但国民乐观开朗，他们生活朴素，但内心饱满，总有一些闪光的东西是我们难以忽略的，总在我们认为的可得与不可得之间。放得下，但也要拿得起，不执著又不离弃。

以上种种，是我们被不丹吸引的原因之

一。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喜马拉雅山中的小国默默推行GNH（国民幸福指数）已有三十多年。他们基于不丹的文化历史传统建立了一套评估发展水平的GNH指标体系，提出自己独特的发 展价值观，认为那种只有经济增长的生活方式并不值得追求。他们将人民的心理幸福、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等因素纳入政府施政的核心目标。

2009年12月，21世纪报系邀请不丹国师卡玛·尤拉来北京参加21世纪GNH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之后中心又陆续组织了一系列GNH主题沙龙，推出《21世纪经济报道》国民幸福专版，开展GNH调研。2010年是《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十周年，我们也把GNH的研究和传播作为报社十周年纪念的主要内容之一。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关键词。有时候一个时代的关键词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呈现在大众面前，它们往往被一系列的社会事件和市场所掩盖。从一系列的社会现象中，从社会的思想中去寻找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关键词，是我们这些媒体从业人员最重要的使命和工作之一。21

世纪报系从创立到现在，不停地寻找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核心词语，或者说倡导一种新的价值伦理。在2009年我们发现的关键词就是“国民幸福”。

我们研究国民幸福这个概念的时候，发现它对不丹来说不仅是一种社会价值，还是一套国家日常管理的工具，更是一个社会的终极追求目标，这三者混合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国民幸福对这个国家的人来说是一种信仰。

GNH事实上可能是不丹对于当代世界最为重要的贡献，它显示了亚洲文明在应对当今世界难题方面潜藏的能量。不丹的GNH理论和实践，影响了包括法国、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2008年2月，法国总统萨科齐成立经济运行与社会发展评估委员会，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牵头，试图提出一套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新标准。萨科齐主张以“国民幸福指数”（GNH）取代“国内生产总值”（GDP）。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签署的医疗改革法案第562页亦有一个条款，要求国会资助并监督一个新的国家关键指标体系（the key national

indicators system) 的创制。

类似的变化在中国也正在发生。“新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要超越和改变的，正是以GDP为核心追求的发展观和多重失衡的发展模式。对于确立“新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而言，能否有一套与之相应的评价体系来评估究竟做得好还是坏，同样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而不丹的经验，对于中国同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所以我们专门跑到不丹去调研，去探讨，从不丹的一些研究者身上得到关于“国民幸福”这个关键词的一个系统化的解释。我们希望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通过媒体的力量，通过大家的力量，把GNH的观念介绍给中国，并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做一些适当的修正，为中国式幸福树立新的标杆和价值观。

V 向幸福致敬（代序） / 沈颢

GDP 兴衰史

乔·盖特纳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一个高GDP的人比一个低GDP的人优越，前者对国家的经济推动更大。但是，他的生活一定更好吗？GDP在这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学者和“刺儿头”们对其非议颇多，认为作为衡量繁荣的标准，GDP既不准确又容易误导。但是这些希望将GDP请下神坛的人都没有回答，到底何种指标能够最合适地替代或者改进GDP。在经济大衰退之后，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社会到底有哪些目标。



001

关键词：GDP 批判、斯蒂格利茨仪表盘、社会目标

国民幸福指数在不丹

卡玛·尤拉

不丹，这个仅有 700 万人口，年GDP只有 10 亿多美元的贫穷小国，国民却乐观开朗，自我感觉很幸福。“不丹模式”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衡量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指标体系——涵盖九大评估领域、涉及 72 个变量的国民幸福指数（GNH）。简而言之，GNH就是关于顺利地出生，幸福地生活，以及安详地死去。而衡量是否幸福的一个直接而有效的方式，就是看我们的一天 24 小时是如何分配的。



027

关键词：不丹、国民幸福指数、九大评估领域

“以幸福为中心”超越GDP：GNH“法国报告”评介



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们却往往觉得GDP所象征的社会经济进步，与自己的实际生活存在不小的反差。把幸福作为重心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因为GDP合计数据所包含的信息与百姓幸福所必需的东西，二者之间的差距看上去越来越大。把市场生产与

欧
树
军

经济幸福混在一起，会导致对人民富裕程度的误解，催生错误的决策。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需要将重心从测量经济生产转向测量人的幸福，而幸福的测量标准应该考虑可持续性。那么，应当如何测量幸福呢？

关键词：以生产为中心、幸福的测量、可持续发展

115

了解并受惠于美国的进步



不丹这一亚洲小国对“幸福”的不懈追求，刺激了美国人去寻回“幸福”这一立国价值。美国一个名为“美国现状”的项目，尝试建立一个由美国国家科学院运作的国家关键指标系统，以取代GDP系统来评价“美国的进步”。重新调整社会繁荣

克
里
斯
·
霍
恩

的衡量标准，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美国人的自我认知，人们不得不开始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的体制真的像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对大多数人都好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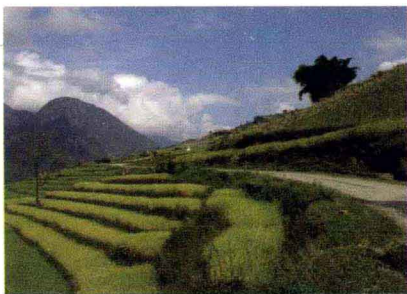
关键词：国家总体福利、“美国现状”、国家关键指标系统

133

什么是幸福仍然值得追问

王
绍
光

如何给大多数人一个好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应该让大家而不仅仅是专家来参与讨论，究竟什么是好的生活？社区居住空间的分布，应该能够促进人们的来往，而不是阻止人们互相交流，这样人们的幸福感会提高很多。很多与亲



情、友情有关的东西都不是经济因素，但都跟人的福祉有关。我们的政策设计和社区建设需要考虑如何把这些内容融合进去，如何在我们中国的指标体系中体现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亲情、友情。

145

关键词：幸福、好的生活、社区

GNH: 人类财富指标体系的又一次伟大发明

胡
鞍
钢

揭示人类发展的本质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这就是GNH的意义所在。GNH实际上与中国的和谐理念是一致的，中国完全有可能进行再创新。对中国而言，不能简单地



说GNH可行或不可行，我们应该遵循中国改革的基本思路，获取知识，将其本地化，并有所创新和总结。如果我们允许地方政府关于幸福指数的评估试验的话，等于我们又跨越了一个阶段，从公共服务竞赛转向幸福竞赛，也就是说使更多的人民幸福指数提高，这是更高的发展境界。

171

关键词：不完全性、价值观、和谐

无论你认为的进步是怎样的——一个强劲的股市，一处新的房产，一次不错的加薪——全世界的政府长期以来都认为，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才能真正反映形势的好坏。

GDP是一个国家整个经济产出（economic output）的指标——一个关于制造业的装船量、农业产量、零售收入和建设开支等项目的综合衡量指标。这个指标压缩了整个庞大的国民经济，将之变成一个简单的数据，因而使其内涵无比丰富厚重。

传统的观念认为，GDP增长越多，这个国家和它的民众就越好。2009年一开始美国的经济大衰退，在下半年才渐渐好转。显

然形势仍然在往好的方向发展，2010年第一季度，经济又开始以年均3.2%的速度增长了。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一个高GDP的人比一个低GDP的人优越，前者对国家的经济推动更大。但是，他的生活一定更好吗？

被挑战的GDP

像霍恩和全世界希望将GDP请下神坛的人——都会主张，如果没有新的方法衡量国家的进步的话，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将成为不可能。但是他们都没有回答，到底何种指标能够最合适地替代或者改进GDP。

GDP在这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学者和“刺儿头”们对其非议颇多，认为作为衡量繁荣的标准，GDP既不准确又容易误导。然而最近，GDP的批评者中又加入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特别是在欧洲，还有一些国际组织，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甚至意大利、法国和加拿大的经济学家们都批评GDP，除了不能反映21世纪社会总体福利外，更会把全球的政治目标导向追求单一的经济增长。

“经济学家们把事情搞砸了。”亚历克斯·米歇罗（Alex Michalos），前北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他关于“加拿大总体福利指数”（the Canadian Index of Well-Being）的演讲中这样说道。这个指数在2010年首次登场，作为对独断的GDP的挑战。“进步的主要障碍就是全世界的统计机构都是由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操纵的。”米歇罗说，“而众所周知，他们都没什么‘人性’。”他们所采纳的衡量一国的基本尺度可以很好地丈量经济，但是对于我们生活中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却一无所指。

在美国，对GDP的挑战不是来自一两个新的指数或标准，而是几百个——它们都能在网上免费获取，并且定期更新。而这样一个国家统计指标的系统，叫做“美国现状”（the State of the USA，简称SSA），于2010年夏天在互联网上诞生。它诞生在一个恰当的时刻，而它的产生却用了很长时间。

2003年，一个名叫克里斯·霍恩（Chris Hoenig）的政府官员在国会的调查分支机构美国政府会计办公室（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工作，并且领导一个研究衡量国家进步的方法的小组。自从2007年开始，这个项目独立于政府，并被称为“美国现状”。美国国家科学院（NAS），一个由学术和商界明星组成的委员会，以及一些联邦统计机构的前领导人为霍恩提供指导和建议。一些国内的精英慈善家——包括休利特家族（the Hewlett），麦克阿瑟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为这个项目的启动提供了资金支持。

事情从那时起慢慢发展。当我 2009 年初冬在华盛顿拜访霍恩的时候，“美国现状”是一个刻意低调、不结党不谋利的组织，在一座位于杜邦圈（DuPont Circle）旁边的不起眼的建筑中办公。霍恩在搜集有关美国教育和医疗的数据，并且把这些信息放在网上。

但是在奥巴马总统 2010 年签署的医疗法案中，第 562 页上有一个条款，要求国会资助并监督一个新的国家关键指标体系的创制——也就是说，霍恩的“美国现状”将成为一个国家指标综合系统，由美国国家科学院运作。将它想象为一个关于这个国家公民生活方方面面的报告单——教育、医疗、环境，等等，它不仅记录了哪些地方需要改进，也记录了一段时间内对改进成功或失败的努力。

“美国现状”计划最终记录大约 300 项指标，涵盖犯罪、能源、基础设施、住房、医疗、教育、环境和经济等领域。所有这些监测领域都由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成员来选择，并且将由一组经验丰富的专家进行严格而精确的审查。因为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各种关于国家的信息，霍恩乐观地告诉我，美国马上能够“将争论从纯粹的意见转向更有事实基础的讨论，并最终能够讨论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

那些投身这场充满了自我定义的指标的运动的人们——像霍恩和全世界希望将 GDP 请下神坛的人——都会主张，如果没有新的方法衡量国家的进步的话，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将成为不可能。但是他们都没有回答，到底何种指标能够最合适地替代

或者改进GDP。应该以教育机会和就业率作为标准吗？应该计入碳排放或幸福吗？就像霍恩自己也承认的，一种新的衡量国家的指标系统并不会必然地结束这场争论。相反，它很有可能重启争论。

高GDP人与低GDP人

用经济的尺度来衡量，无疑高GDP人比低GDP人更加优越。从现代的标准看，高GDP人对其国家的经济推动更大。但是我们真的无法确定是否他的生活就更好。实际上，有些微妙的地方可以显示出，高GDP人消费的一些“产品”其实是有害的。

至少现在，GDP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不仅在美国，在其他发达国家，它仍然是衡量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而后者用了一种标准化的方法（甚至有一本手册）来计算他们的经济产出。并且碰巧的是，人们这么长时间依赖GDP有一些很好的理由。

“如果你想知道GDP为什么重要，你可以将自己放到20世

纪 30 年代，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我们的经济运行得如何。”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一位致力于经济状况测量的杰出的耶鲁经济学家这样告诉我。“那个时候，有人说情况很好，有人说情况不佳。但是我们没有一种综合的衡量指标，所以我们只好看那些诸如棚车的载货量（boxcar loadings）的数据。”诺德豪斯接着说，如果你比较 1930 年和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就会发现，利用诸如 GDP 的指数来监测经济的运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了解使得政策反应更加迅速和准确，例如 2009 年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

对于诺德豪斯来说，实际上，GDP 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前身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由一名叫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经济学家应联邦政府的要求开发的。“这不是一个机器或者电脑，”他说，“并且它也不是普通的发明，但是它就是一个神奇的东西。”

GDP 的数据一年被统计 12 次，这是在华盛顿 L 街的一座现代办公楼的五层完成的。在那里，一位名叫史蒂夫·兰德费尔德（Steve Landefeld）的政府经济学家和一个团队的其他成员记录并检查一大堆数据，这些数据由美国商务部的国家经济分析局（the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处理。在这一整天里，他们工作的办公室一直处于一种用兰德费尔德的话来说“被封锁”的状态。手机上交，地线和网络连接都关闭，窗帘拉得紧紧的。只有特定的人员可以进出。